



这么香,那么远

◎ 单素利

窗外小广场的沙枣花开了。
大西北的春天,雨少,风干巴地吹,吹得人脸上起小米粒似的花苞,浅黄浅黄,藏在叶后,不仔细看,几乎寻不见。可是——香了。
这香气来得突然,仿佛一夜之间,空气里便漫开那种甜丝丝的味道,沁人心脾。我站在窗前,任由香气裹着。闭上眼睛,便回到了那个叫石炭井的地方。
石炭井,这个名字知道的人不算多。它藏在贺兰山的褶皱里,是个产煤的地方。我的童年就在那里度过。说起那,实在算不上什么好地方——大西北,干旱少雨,风沙大。山上光秃秃的,难得见几棵树。有,也只是些耐旱的家伙,比如沙枣树。它们长在路边,长在矿区边缘,长在一处荒凉得无人照看的地方,灰扑扑,不起眼,却也从无怨天尤人。
沙枣树,是真正的西北汉子。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冬天,冻不死;在风沙的肆虐的春天照样发芽。根扎得极深,拼命钻到地底吸水。不要人浇灌,不要人修剪,就那么倔强地立着,把仅有的养分一点点攒着,等到五月,便捧出满树花;等到秋天,便结出满树果实。在那个贫瘠的年代,沙枣花与沙枣果,是大西北的孩子们最慷慨的馈赠。
那时学校门口,总摆着些小摊子:瓜子、棒棒糖,还有煮沙枣。五分钱一碗,用小瓷缸舀了,倒进我们衣兜。煮过的沙枣,面面的,甜甜的,带着沙沙的口感,好吃是好吃,就是噎人。我们哪顾得上这些,一下课就围上去,把积攒的钢镚递过去,换一兜热乎乎的沙枣,边吃边往教室跑,上课铃响了,还噎得直伸脖子。

除了校门口的煮沙枣,最让人怀念的,要数秋游了。那时还不知“旅游”是啥,我们只叫秋游。八号泉,就是我们最早意义上的远方。那里有一眼山泉,汩汩冒出,清凉清凉,不远处的路边长着几株老沙枣树。每到秋天,老师便组织我们——一群少年骑着自行车,浩浩荡荡地出发。窄窄的柏油路上,拉煤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呼啸而过,风像卷起一阵黑风。我们在车流里左躲右闪,奋力蹬车,心里没有半分害怕,只剩纯粹的欢喜。风把头发吹得竖起,衣服鼓得像帆,有人扯着嗓子唱歌,有的人比赛谁跑得快。车轮碾过碎石,沙枣子响,路边的沙枣树一棵接一棵地往后退。
到了八号泉,我们疯跑、玩水、爬石头,心里最惦记的,还是那些沙枣树。返程时,每个人的口袋、书包里,都要塞得满满当当。成熟的沙枣,酸中带涩,我们却视若珍宝,一路吃着回家。那酸涩的滋味,混着汗水与煤烟的气息,成了一个年代最踏实的回味。
比起吃沙枣,我更爱闻沙枣花。
这花的好,在于不争。它淡淡地开,浅浅地香,像在与你低语,又像只是自言自语。凑近了闻,反倒觉得清淡;离远了,那香却又飘来,若有若无,勾着人心。
后来工作,常去南方出差。那里花木繁盛,许多都是北方见不到,只能在花盆里过冬的品种。闻过杭州桂香醉人心脾,见过厦门三角梅泼泼洒洒爬满围墙。好是好看,可每次走在花树下,总会想起沙枣花。
有一次,南方朋友问我:“你们西北有什么花?”
我脱口而出:“沙枣花。”

他想了想,又问:“沙枣?是枣树的花吗?”
我说不是枣树,是沙枣树,长在戈壁滩上,花极小,却极香,香得能飘满整条街。他听得一脸茫然。我从网上找图给他看:灰绿的叶,银白的背,小米粒似的小黄花。他点点头,说“哦”,可我知道,他终究还是不懂。
不懂便不懂吧。有些东西,没经历过,便是隔着一层。就像我第一次在南方雨林见到面包树,惊讶得说不出话,而北方的朋友,同样不知那是何物。
之前写过一篇散文里提到过沙枣花。刊发后,好几位南方读者也认真来问,说要一细究。说着说着,眼前又浮现出石炭井的沙枣树,浮现出八号泉边骑车的少年,树下仰头闻花的小小的自己,还有那些早已远去、却永远存在的人与事。
石炭井早已不是当年模样。这座煤炭老工业区,如今成了电影取景地,《万里归途》《山海情》《绿皮火车》等影片曾在此拍摄。苍凉的群山,旧时的矿区、停产的厂房,成了镜头里的背景。我不知道,那些拍电影的人,在五月可曾闻到过沙枣花香?可曾知道,这灰扑扑的树,曾是一群少年,整个春天的盼头?
好在,沙枣树不只长在石炭井。
我如今在银川生活。上下班路上,会走过一条熟悉的街道,路边就长着一棵沙枣树。粗壮、苍老,枝干虬曲,想来已有几十年。每年五月,它准时开花,从不缺席。
每天下班路过,我总要停下。先深深吸一口气,让那熟悉的甜香灌满胸中。再伸手,轻轻摸一摸它的叶子——正面灰绿,背面银白,毛茸茸的,像小时候母亲棉袄里的衬里。粗糙的树皮磨着手心,却有一种踏实的温暖。就那样站一会儿,闻一会儿,摸一会儿,仿佛又回到石炭井,回到八号泉的沙枣树下。所有疲惫,所有烦恼,在这一刻,都被轻轻抚平。
五月的城里,花开得热闹。玫瑰、月季、槐花,一茬接一茬,姹紫嫣红,引得路人纷纷驻足。唯有这小小的沙枣花,灰头土脸,藏在叶间,毫不起眼。有多少人为了它停下脚步?恐怕不多。它太朴素,朴素得像不做;安静,安静得让人轻易忽略。可它不在乎。只管开着,只管香着,哪怕只有一人闻见,这香,便没有白费。
我常常想,沙枣有些像,像极了西北人——扎根在最贫瘠的土地上,不挣不抢,却耐得住严寒,扛得住风沙,不卑不亢,不悲不喜。五月赠人花香,秋日赠人果实。你若记得,它便在你心里;你若忘记,它也不言不语,静静立在路边,等下一个有缘人。
窗外的沙枣花,正开得再盛。再过些日子,它会轻轻洒落,依旧那么不起眼。捧起花瓣,依旧清香。我拾了一把,缝进布袋里挂在床头,犹如夜夜枕着花香入眠。
这香气,从石炭井飘到银川,从童年飘到今日,从拉煤车驶过的窄路,飘到城市下班的途中。不浓、不烈,却隽永、绵长。像一根看不见的线,牵着过去与现在,牵着我,与这片土地。
五月的风里,你若路过一棵沙枣树,请停一停。这么香,那么远。

(作者单位 神华能源报社)

五月的风

◎ 王丽



在劳动者的呐喊声中启程
在五四青春的浪潮里燃情
五月的风
伴随布谷鸟的声声啼鸣
在繁花依依的眷恋中升腾

五月的风
缝过连片的油菜花棉
染得樱桃剔透红亮
值得杏果缀满浅黄
麦浪浮动幽香
静静等候丰收的回响

五月的风
穿梭在初夏雨田间
氤氲在月季花香里
阵阵蛙鸣静候登场
蝉声初起拉开序幕

五月的风
掠过老农古朴的烟袋
悠悠袅袅轻轻飘荡
笑纹漾满风蒲的脸庞
那磨得锃亮的镰刀上
闪烁着耕者滚烫的汗水

五月的风
带来缕缕粽香情长
憧憬着六一孩童的欢畅
吹得山河锦绣欣欣向荣
带来盛世龙腾岁月安康

春菜的记忆

◎ 曾绍斌

人们对小时候菜肴味道的记忆通常可以持续一生,多年后仍能被特定气味、味道强烈唤起。这种现象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中被称为“普鲁斯特效应”:熟悉的味道或气味,能瞬间激活久远的童年记忆,并伴随强烈的情感体验。
在我的味觉记忆里,留存着许多难以忘怀的滋味,总能唤醒我对儿时美味的诸多回忆。比如冬天咬进嘴里的那一口西瓜;新鲜摘下的第一口黄瓜;嚼碎一颗蓝莓,便勾起儿时对野地里紫色龙葵的回忆;还有一碗冒着热气的茴香饺子……人对味道的回忆,总是温情脉脉!
暮春时节,草长莺飞。有一道刻在记忆深处的家常菜,便是酸菜土豆炒韭菜。这三样食材,饱含农家农耕底蕴,诉说着农人与土地的故事。
先说说酸菜。深秋的大白菜从地里拉回洗净,刀切两半,撒上粗盐,一层层码进大缸,静待盐水与压菜石慢慢腌透。说酸菜土豆炒韭菜是最后一道冬菜,只因时至暮春,菜缸里的酸菜早已所剩无几。气温回升,腌菜老汤渐渐发浑,缸里的酸菜再也无法继续储藏。
再讲韭菜。谷雨一到,地里的韭菜争相破土而出。祖父总会找一块塑料膜,轻轻盖在韭菜畦里。约莫两周,草色逼近近却无之时,膜下韭菜已长得油绿繁茂。头茬韭菜鲜嫩味正,是大地馈赠的春日鲜香。割韭菜用田埂边的钝镰刀最合适,老话讲钝刀见肉三分,割起韭菜反倒利落。所以,酸菜土豆炒韭菜,又是第一道春菜。
最后说到土豆。土豆产量高,耐储藏。从前农家过冬,都会按人口在地窖里囤足一冬的土豆。土豆在地窖里蛰伏整整一冬,春暖花开便慢慢苏醒,从薯身萌出嫩芽。它的前世属于冬,今生属于春。
记忆里,农家炭火灶漫出袅袅余烟,米饭锅里升起氤氲水汽。老腌的酸菜,鲜嫩的韭菜,还有半老半嫩的土豆,三样朴素食材,经祖母质朴家常的烹饪手法,便成了我记忆里最美的春日滋味。这是味蕾的烙印,是舌尖的乡愁,更是沁入心底最质朴动人的清欢。

(作者单位 西部创业)

藏在平凡烟火中的文化

◎ 路守军

“文化”是什么?是一纸学历吗?是读过多少本典籍吗?其实答案,就藏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日常瞬间里。
那位在马路旁瞥见垃圾,便随手捡起扔进垃圾箱的女士,用举手之劳守护公共环境,这是文化;那位在公交车上,默默起身将座位让给步履蹒跚的年轻人的年轻人,用善意温暖他人,这是文化;那位在公共场所,言行得体、遵守秩序的小朋友,用规矩约束自我,这也是文化。文化从不是高高在上的典籍符号,而是我们对待他人、对待这个世界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。
常有人说,学历高不等于有文化。我深以为然。有些人顶着高学历的光环,言行间却满是傲慢无礼,待人刻薄疏离,这在我看来,恰恰是最没文化的表现——文化的核心是修养,而非文凭的堆砌。
在农村的亲戚,他们或许不善言辞,见到城里人时甚至会有些局促腼腆,可一旦走进他们的家门,那份发自内心的真诚问候,细致周到的接待,便会瞬间打动你。他们懂二十四节气的流转,知草木枯荣的智慧,熟捻几十种常用草药的用途,谈起生活里的学问更是滔滔不绝。这些刻在骨子里的礼仪与常识,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传承。儒家提倡的“仁义礼智信”“温良恭俭让”,从不是书本上的生硬文字,而是通过祖辈的言传身教,潜移默化地融入普通人的待人接物中,成为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基因。
著名作家梁晓声曾用四句话精准概括“文化”:植根于内心的修养,无需提醒的自觉,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,为他人着想的善良。这些品质,我在许多普通农民身上都真切地感受到了。他们或许没读过多少书,但举止间的谦虚礼貌、待人时的赤诚善意,都是千年文化浸润的结果。到他们家中做客,主人总会倾其所有,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悉数拿出款待客人;席间处处以客为尊,敬酒劝菜皆有分寸,礼数周全的让人暖心。不少地方还有“小孩不上桌”的老规矩——并非疏远孩子,而是一种朴素的待客之道,是对客人的郑重尊重,这种礼仪,正是文化最鲜活的体现。
这让我想起郭德纲对儿子郭麒麟说过的话:“你可以没文凭,但不可没文化;可以不上学,不可不读书。”许多传统艺人如相声、戏曲演员,或许学历不高,但他们深耕技艺、传承经典,身上的文化底蕴与艺术造诣令人敬佩。这足以说明,文化的获取从来不止于课堂,生活本身,就是

最好的课堂。
我的父亲和岳父,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老匠人。父亲精通钳工、车工,岳父擅长织布技艺,两人都因家贫没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,却凭着“三年师傅”的老规矩,在日复一日的艰辛中钻研技艺、传承手艺。他们对工作满怀敬畏,对技艺执着追求,硬是摸透了各自行当的门道,成为单位里的技术骨干,成了同事们心中的“定海神针”。你能说他们没文化吗?当然不能。这种对技艺的极致专注、对传承的坚守敬畏,本身就是一种厚重的技术文化,是一代代匠人用坚守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。
我的母亲几乎没上过学,却记着一肚子民间故事,讲起来没完没了。她记忆力惊人,讲述起来生动鲜活,那些故事里藏着善恶道理、人情世故,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成长。这种“口耳相传”的方式,没有书本的记载,却凭着一代人的坚守传递至今,正是文化最鲜活、最坚韧的传承形式——它藏在烟火气里,藏在耳濡目染中。
我曾在聊城热电公司工作,那里有位修推煤机的老张师傅。他文化程度不高,可机器一旦出现故障,他侧耳一听,伸手一摸,便能精准找出症结,手到病除。像张师傅这样的人,在企业里还有很多,他们没有耀眼的文凭,却有着过硬的本领和丰富的经验,这份深耕一行、精益求精的坚守,又何尝不是一种深厚的文化?
所以,文化究竟是什么?它不在于纸面文章的美丽,而在于言谈举止的高低,而在于言传身教的积淀,在于融入生活的自觉,在于待人处世的修养,更在于对一门手艺、一份工作的敬畏与坚守。它藏在寻常日子的烟火气里,藏在每一个平凡人真诚、善良、有分寸的举止之间。文化的最高境界,从不是拥有多少知识,而是成为一个有温度、有分寸、有担当、有方向的人。
(作者单位 山东聊城公司)

柳笛

◎ 石小刚



正翻看视频时,忽一声柳笛入耳,清润里带着几分山野的粗犷,像一缕不肯老去的春风,轻轻拂过,便撞进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恍惚之间,尘世喧嚣渐渐褪去,我仿佛又站在了故乡的田埂上,身边是漫野青草,耳畔是牛铃轻响,指尖还缠着刚折下的柳枝,青绿汁液沾在指缝间,带着独属于春天的青涩香气。
作为80后的我,童年没有琳琅满目的玩具,大自然便是取之不尽的乐园。每当春风拂过堤岸,沿河边的柳树便率先苏醒,枝条抽出嫩黄新芽,表皮水润饱满,柔韧如丝,正是做柳笛的最好时节。放学后,我总约上两三个伙伴,一路奔向河畔。选枝条是一门学问,太粗的枝干老硬,拧不动也吹不响;太细的皮薄易裂,声音细弱飘忽。我们踮着脚,在万千枝条中细细甄选,指尖抚过光滑的柳枝,眼神里满是孩童独有的郑重与欢喜。
折下中意的枝条,便是最考验心性的制作时刻。双手轻轻捏住柳枝,缓缓转动、揉搓,让翠绿的树皮与内里的木芯慢慢松脱。这一步急不得,力道稍猛便会捏裂树皮,前功尽弃;力道太轻又难以分离,只能耐着性子,一点点感受树皮与木芯的剥离。待木芯顺利抽出,只剩一截中空的柳管,再用小刀细心削去一端外皮,做出薄薄的笛舌,一支柳笛才算真正完成。小巧的伙伴片刻便能做出长短不一、粗细各异的几支,笛声高低错落。而我,总是那个略显笨拙的人,常常急得满脸通红,引来他们一阵嬉笑。
做好柳笛,便迎来了属于我们的“盛大”比试。大家各自含笛,鼓起腮帮子用力吹奏,粗笛低沉浑厚,如老牛悠长低吟;细笛清脆嘹亮,似黄莺婉转啼鸣。笛声此起彼伏,你追我赶,比谁吹得更响,比谁能吹出更连贯的调子。我常常牵着家里的大黑牛,坐在松软的草地上,看它低头悠闲啃食青草,尾巴轻轻甩动,驱赶蚊虫。自己则漫不经心地吹着柳笛,不成调的音符随风飘散,仿佛整个春天都属于我们。
那时的快乐,简单而纯粹。一支柳笛,便能撑起一个下午的欢乐。柳笛声混着牛铃叮当,伴着泥土与青草的气息,成为童年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们总以为,这样的日子会无限延续,以为永远能做那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年。可岁月从不回头,当年的柳树依旧岁岁抽枝,一同做笛的伙伴早已各奔东西,音讯渐少。那个牵着牛、吹着柳笛的孩童,也在岁月里慢慢长大,踏入纷繁尘世,打起生活琐碎。
短视频里的柳笛声早已消散,可心底的笛音,却总在不经意间轻轻回响。想起旧日时光,嘴角不自觉上扬,笑着笑着,眼眶便悄悄湿润。一支小小的柳笛,吹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,也吹来了匆匆忙忙的成长。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,就藏在这声声柳笛里,成为我一生温柔而怅然的怀念。

(作者单位 铁路装备榆林分公司)

家园

人文 情怀 内涵 知书
情感 艺术 感悟 体验

